



許芥子
／著

椰島抒情（上卷）
相印集

菲華文協叢書／05

「恍惚即歸一夜逆旅，
醒來何曾有盛世浮華？
行腳僧人一聲去也，
辛酸的歲月，破舊袈裟。」

許芥子
／著

相印集
椰島抒情（上卷）

菲華文協叢書／05

相印集（上卷） ——椰島抒情

作 者 / 許芥子
責任編輯 / 林千惠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2年4月BOD一版
定價：27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許芥子
著

相印集
椰島抒情（上卷）

菲華文協叢書 / 05

《總序》

菲華文協叢書

施穎洲

中國新文學運動始於一九一九年，菲華社會一九三八年始有成熟作品出現，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菲華文藝運動活躍，一九五〇年菲華前導作家百人組成「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簡稱「文聯」，領導菲華文藝運動，直至一九七二年菲政府宣佈軍統，方暫停止活動，領導菲華文藝運動計廿二年，以後同仁面壁苦修。

一九八二年菲軍管放鬆，「文聯」同仁，加上新人，於一九八二年組成「菲華文藝協會」，繼續領導菲華文藝運動，直至今日，已近三十年，中間「文協」同仁亦向世界華文文壇進展。

「文協」成立三十年來，對菲華文壇貢獻頗大，例如向《聯合日報》借二大版，每月刊出「菲華文藝」月刊，保持與各地華文名報副刊相同的高水準，並多次邀請名作家來菲主持文藝講座，造就許多優秀作家，各已有作品集問世。

今逢本會創立卅週年，回首來時路，特出版發行本叢書，以資紀念，是為序。



序

施穎洲

菲華文學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活動；但有組織的文學運動，成熟的作品，到了一九五〇年才出現。菲華文學運動五十年，可以分為兩時期：由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二年為前半期，一九八一年到二〇〇〇年為後年期，中間隔著無聲的軍管時期八年。

前半期，軍管之前，就作品論作品，菲華作家的詩與散文創作，看到的只有芥子及本予的創作可以永讀不厭，傳之後人。

芥子與本予，都是感情充沛，風度瀟灑，飽讀詩詞，才華過人的。

芥子的詩與散文，例如收入拙編「菲華文藝」（菲華文藝協會出版的菲華文藝運動六十年總選集）的「無題」、「戀歌」、「抒情篇」、「友情草」，可比至今仍在領導菲華文學運動的本予的「浹滌風雲」、「烈士碑」、「芳草夢」、「昏樹暝花」，都是菲華文學的瑰寶。

芥子，原名許榮均，又名浩然，出身名門望族。我在芥子追悼會宣讀的許芥子先生行述，寫出我所知道的芥子，收入本選集，可說是他的小評傳。

除了他的作品，芥子少為人知的是他對於菲華文藝運動的多大貢獻。

一九五〇年，大中華日報副刊邀請菲華前列作家七十二人，舉行座談會，本人提出建議，認為菲華作家應該組成一個總會，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主席，組成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簡稱「文聯」）。文聯選出的首屆常務委員三人，恰巧是同年誕生的，依月序先後是施穎洲，許芥子、柯叔寶。我們三人，連後來做過常務委員的亞薇（故蔡景福），及本予（林忠民），人稱文聯五傑。芥子夫人李惠秀（筆名枚稔）參加「文聯」辦的首屆文藝講習班，後來亦當選「文聯」理事。

「文聯」每年辦理文藝講習班，出版「文聯」季刊，演出話劇，招待國外來的文藝作家訪問團等等，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直至一九七二年菲律賓政府宣佈軍管才停止（但仍做著文藝運動工作）。這二十多年，文聯一枝獨秀，是這時期菲華文藝運動主流。芥子，枚稔夫婦為這運動工作，從未中斷。

八十年代前夕，菲國戒嚴，逐漸解凍。一九八二年，出席臺北首屆世界華文作家會議歸來的菲華七君子，推施穎洲為籌備委員會主席，邀請菲華前列作家，共四十八人，為發起人，組成菲華文藝協會（簡稱「文協」），取代「文聯」，挑起「文聯」的重擔。「文協」成立後，施穎洲，本予連續當選常務理事，直至今日，連同先後當選常務理事的莊良有、莎士（楊美瓊），黃珍玲，人稱「文協五傑」，「文協」成立後，芥子、枚稔夫婦，都當選理事。芥子一九八七年仙逝，枚稔現仍任理事。他們夫婦做的仍是他們在「文聯」時的工作。



枚稔是遠大教育學士，終身服務教育工作，是一個傑出的菲華文教工作者。她榮獲中國國語學會的金章。她退休時是任職多年的菲律賓中正學院語言中心主任。

文聯五傑是創建菲華文壇最為勞苦功高的一群，五人共同駕駛一架波音六〇六菲華文藝客機。他們碰巧還有一點相同，都有一個志向相同的賢慧太太：施穎洲與許玉堂（筆名羅玲，有詩刊於「文聯季刊」），芥子與枚稔（作品收入本書），柯叔寶與曾潤（名書法家曾振仲的姪女），亞薇與洪維琪（國立菲大文學碩士），本予與陳若莉（筆名九華，「文協」秘書長）。

如今，文聯五位夫人都還健在，男人卻只剩年齡最高的施穎洲和最年青的本予。

芥子枚稔伉儷將永遠生活在他們這套書中。

序 「相印集」

潘亞暉

世界華文文壇越來越多夫妻檔，就筆者瞭解所及，有許多夫妻當是伉儷情深文名遠揚的，例如香港的犁青和卡桑、臺灣的柏楊和張香華、夏威夷的黃河浪和連芸……他們夫唱婦和，相濡以沫，相敬如賓。這盛況以菲華文壇為最，而芥子和李惠秀堪稱第一夫妻檔。他倆感情之真摯深厚，為人之仁慈忠誠，文筆之流暢亮麗，為筆者所欽佩。

芥子（一九一九至一九八七），原名許榮均，福建廈門人。出身於名門望族，為革命先烈閩南討賊軍總司令許卓然將軍和廈門第一大報江聲報社長許榮智的堂弟。早年就讀鼓浪嶼英華書院，因戰事南渡，日寇侵佔菲島時，他與柯叔寶編印抗日義勇軍機關報《大漢魂》。光復後，又與柯氏主編《大華日報》副刊〔長城〕。並組織文藝社〔默社〕，編印菲華第一本文藝作品選《鉤夢集》在上海出版。而立之年就以前就以詩文步入文壇，直至逝世筆耕不止。一九五一年當選菲華文聯常務理事（柯叔寶、施穎洲和芥子三人）。文聯成立後，許氏為追求



一位中英文修養極高的李惠秀（後成為其妻）寫出許多美文佳作，令人豔羨。這對伉儷志同意合，相敬相愛，育有一女二男，家庭美滿幸福。芥子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既是著名詩人作家，又是優秀新聞工作者，還是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但其主要成就在詩歌創作方面。施穎洲有句名言：芥子先生永遠活在他的詩中！這是千真萬確的，值得我們學習、研究和紀念，進而發揚光大之。

據報載（見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日《聯合日報》）：「本刊為軫念詩人生前四十餘年來為菲華文壇只顧耕耘、不問收穫的苦幹、實幹、肯幹的精神，特於此期刊出東南亞樂壇巨擘黃禎茂精心為他的寄情題畫詩《獻》所譜曲的簡譜及近編的《小提琴獨奏曲》五線譜，菲旅台名音樂家張貽泉譜曲的《黃昏之歌》簡譜，與留英傑出天才作曲家莊祖欣暨僑界名作家施約翰傳神英譯，及名畫家林龍泉（江一龍）新穎的配畫，以供懷念詩人之親友與愛樂者欣賞保存。《獻》詩原為詩人生前欣賞世界名畫《PINKIE》即興之作，以默獻予當時心目中之愛人亦即後來其愛妻。《黃昏之歌》為芥子於六十年代，特為僑界傑出青年作曲家張貽泉的新曲填寫的。詞意古雅，頗有宋詞的韻味。詩人芥子平日生活恬靜平淡，唯熱愛文藝，對藝術的欣賞，極注重超越表面而進入精神；此由其題畫詩可窺見他嚮往《詩情畫意》之一斑。他的抒情篇《音樂之戀》，承蒙菲華名藝術家江一龍悉意配畫，更見情趣盎然，相得益彰。」詩人生前身後備受海內外藝術名家和菲華文藝界推崇和廣大讀者歡迎、喜愛和好評，證明其人文其詩永垂不朽。請欣賞《獻》：

你明亮的眼睛
是破曉的晨星
長夜掛在穹蒼的明燈
你鬆卷的髮絲
似感非感的雙眉
褶雲層裏是愛的依舊
你腳下的青山綠水一片的萬紅千紫
春風描不盡玄遠幽思
我把人間一切智慧的詩句
呈獻給你浩瀚秘奧的心靈
當快意浮現在粉紅的雙頸
一絲的淺笑有一份的愛情

請再聽《黃昏之歌》：「彩霞似練，斜暉脈脈水悠悠，飛鳥倦還黃昏時候，倩影何處？無心雲出岫，波光殘照裡，慶青山依舊，擊節放歌，拼一刻青春如酒（吟白：誰知閒情拋棄久？），好風吹，香盈袖，沙鷗權為友（吟白：問誰解風流？）且共廝守，春歸猶未久。傷春傷別幾時休？韶華憶舊遊，芳草夢，相思淚，付東流！為問多情，底事苦淹留？

應悔登高臨遠，觸目傷離緒，又惹歸思難收。天風海濤，但願山河永秀，人兒長久。而《音樂之戀》是首優美的散文詩，讀來賞心悅目，怡情益智；」說話的詩人何處去了？多情應笑我生錯了時代！



「音樂，一聲梵亞林的律動，一串簫聲的顫抖，或是一縷鋼琴曲的餘韻都會使我茫然不知所止。萬里投荒，我在這世界走得很遠，很亂，唯有音樂使我又與人世接近，亦暫時忘卻苦惱與憎恨。當心情煩悶的時候，當意境空虛的時候，當思想徬徨歧途的時候，又當驀然發覺前途渺茫的時候，如果，此時有歌聲，有琴音，我會奮然揮劍斬斷不絕如縷的愁絲憂緒，我仍能發現生命存在之價值。」「是愛？是憎？唯有音樂才會給我一份崇高的情感。」「是幻？是真？唯有音樂才會還我那一份失去的童心。」

「設想是一個有下弦月的仲夏夜，我們置身於一座豪華的客廳裡，屏息，聆聽一曲中世紀古典音樂的演奏，那謹嚴，那矜貴，那聖潔，尋幽美的琴音，一定會使你我如醉如癡，剎時間跌入幻想的夢境！」

「不論是聖歌、是戰歌、是牧歌、是情歌、是哀歌、是崇高、是雄偉、是豪邁、是溫柔、是哀怨，音樂已帶引你擁抱著大地的生命，已帶引你接近永生的無極。」

「我愛音樂，音樂使我快樂，使我忘憂，就使是蒼涼的古調，或幽怨的哀歌，它雖曾激起我懷古的愴思而愴然涕下，過後，我仍舊是歡欣無限。」

「音樂有人類最崇高的感情，音樂有宇宙最秘奧的心靈，音樂的生命最永恆。」

遍讀芥子早期至晚期全部詩作，愛不釋手，詠誦再三，直扣心弦，震撼魂魄，舒心暢氣，開闊眼界，拓展胸懷。他的詩明朗而不晦澀，含蓄而不淺露，綺麗而不落俗，讀來琅琅上口，抑揚頓挫，疏密有度，緩急適中，節奏優美，韻律高揚，語言美不勝

收，有唐詩意味，宋詞風韻，古典優雅，曲調悠揚，引人入勝，確是寫盡中華絕妙詞。請讀《無題》：「一、恍惚邯鄲一夜逆旅／醒來何曾有盛世浮華？／行腳僧人一聲去也／辛酸的歲月，破舊架裳。／／二、莫非是壺中乾坤歲月／算什麼五陵磨劍結客／青春早在記憶中遺忘／引吭勿須再慷慨悲歌。／／三、夢裏我有自己一片天地／三十三天雲羅與輕紗／可惱夜來一陣風瀟瀟／帶來了憂煩油鹽米柴。／／四、深悔當年不捨棄那襲青彩／如今更脫不下這副桎梏／且別為我慶賀這末世虛名／漫漫長夜有人陪我受苦。／／五、夢中歲月有黃昏／一刻的溫存最為消魂／海上空留逝去帆影／撥槳僅聞空虛的潮聲。／／六、從北到南，從南到北／破舊的地圖中流轉／可憐有如朝聖的行腳僧／來時風沙，去時一身雨雪。」

李惠秀作品先後被《菲華文選》、《菲華散文選》、《茉莉花串》、《晨光文選》與《正友文學》（一、二集）等書所收入，其主要成就在於散文創作方面。其力作有《月光組曲》、《巴石河日日夜夜》、《情感的珠璣》、《跳躍的音符》、《舊夢縈迴記芥子》、《熒光幕前絮語》、《遨遊書的世界》、《小藍花》、《秋語》和《樂韻歌聲往日情》、《清澈的源頭活水》、《茉莉花變奏曲》等；更可喜的還有關於中國語文教學的教育篇章《談中國語文》、《林懷民愛的禮物》、《滋潤文藝花朵培植文藝幼苗》、《充實語文教學設備贅言》、《學習中文，邁向中國世紀》、《青年節，致青年「中正人」》等一顯語文教師本色，更展華文作家風采。

她的散文一如芥子的散文，如詩如畫令人醉。他倆都極具精品意識，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讀來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浮



想聯翩，意興飛揚。怪不得芥子當年大寫戀歌愛曲，如瘋似癡地拼命追求這位才高八斗的妙齡少女。請讀《月光組曲・如夢的慢板》：

「誰說科學沒有人情味呢？為了讓人類享受光和熱，太陽慷慨地把光源送給地球，地球又毫無條件地把它轉贈給月亮。」

「多情美麗的月亮，裝飾了天空，又照亮了大地，讓長河似的月光，流過人類歷史浩瀚的海洋，融入秘奧的時空裡。」

「早在宇宙洪荒的年代，月亮就為穹蒼點明燈，領著星群，在黑夜裡給先民喜悅的光芒，又帶動著文明的巨輪，依著地球的軌跡展轉迴圈，自強不息。」

「月光美化了宇宙萬物，月光為夜神披上朦朧的輕紗，有時也掩飾了人間百態的真相。」

啊，多麼美麗的文字，多麼豐富的想像，多麼開闊的視野，多麼深邃的哲思，聖潔、崇高的情愫，明麗、簡樸的語言深深吸引著讀者，緊跟月光去景仰藝術家的風采。「啊，月光像一道靈河，滋潤了藝術家的心田，充實了文藝家的靈泉……。」讓讀者傾聽印象派大師杜布西的旋律、貝多芬的音符和欣賞藝術奇才梵高的畫、詩佛王維撫琴靜坐的雅姿，他們的靈感都來自月光的賞賜。

「月光河，澄清得如陳年佳釀，卻濃郁得醉人。豪飲滿觴醉了李白，更醉了蘇軾；詩仙酒後邀月共舞，連舞步也凌亂了；東坡居士濃濃的酒意，竟熏得他和自畫的《丹竹》相映成趣傳為美談。而岳武侯的雄渾，張先的婉約、王安

石的飄逸、杜工部的豪邁乃至宋朝林逋的含蓄，都是為了月光投影而倍加生色。」

是的，月光像一道不竭的靈河，緩緩地流，有心人一伸手，就可以掬把月光，烹調滿席精神的豐宴。

《如夢的慢板》、《如歌的行板》和《如舞的快板》構成《月光組曲》，實為當代一流美文佳構，不亞於中國當代一流的大手筆，這決非過譽之詞。

作家靠作品說話，誰優誰劣？讀者心知肚明，實在用不著評論家贅述累評，這就是為什麼我大段地引用原文的緣故。芥子李惠秀伉儷的詩文為什麼酒味這麼濃郁？讀來叫人齒舌留香。依我看，其原因有三：一是天賦。他倆堪稱才子佳人，天賦極高，聰穎過人，更加從小醉心文藝勤奮讀寫，興之所致，詩文交輝，其成功之道在於：天賦＋勤奮＋興趣；二是國學基礎深厚。從其詩文看，他倆博古通今，兼學中西，學養、修養、素養全面到位，尤其是古典文學爛熟於心，順手拈來，引用恰到好處，比喻巧妙生動，遣詞造句獨特新穎，結構謀篇天衣無縫，更加巧思遐想，自是筆下生花，回味無窮；三是夫妻情深。他倆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互敬互愛，日夜切磋，取長補短，互學互補，並肩做戰鬥，富有人生經驗，崇高的思想情操，高超的藝術技巧，故能日新月新年年新。詩貴精，文貴簡，文學貴在新穎獨特，他倆之作無一雷同，無不出自真情實感和浩然正氣，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寫人所未寫，不斷自我超越，後勁十足，攀登不止，貴在堅持。



代序

緬懷芥子，回憶默社

楊美瓊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菲島光復，各華報紛紛復刊，並闢有文藝副刊。當年，文壇耆老施穎洲，偕同詩人許芥子、柯叔寶等文藝前輩，皆為菲華文壇的拓荒者。芥子於八十七年棄世，但他的詩名、他的詩作，卻仍然宛如穹蒼中的星星，熠熠發亮，照耀著菲華文壇，歷久不衰。施穎洲評芥子的新詩，雖經歲月的洗禮，年代的考驗，新詩的蛻變，卻仍然是好詩。菲華樂壇名作曲家黃楨茂為芥子新詩譜成樂曲，經常在無線電台及文教界集會中彈奏及演唱，更是轟動了文藝界，顯出芥子詩作是歷久不朽的作品。除了新詩外，芥子的散文、戲劇、短篇小說，文筆典雅優美，別具風格，在菲華文壇上也享有盛名。

我認識芥子，純粹是偶然，更是一段機遇。那一年，岷市剛光復。僑校復課，我就讀菲律賓華僑中學（現改名僑中學院，已開辦大學）課餘喜歡閱讀各類書籍，也喜愛塗鴉。有一次，住在隔鄰姑母家的大表哥林漢成帶了幾位身著軍裝的青年軍人來他家吃晚飯，引起我們這些大孩子們的好奇。過後，大表哥說，這些